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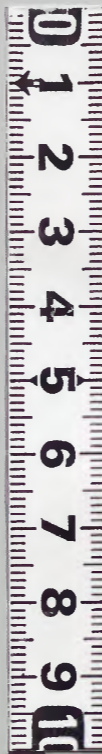
官板  
近思錄集解

天祿甲申  
二

			九	漢
		三	三	書
		九	九	門
	一	〇	六	
四	二	〇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內
			九	漢
		三	三	書
		九	九	
	二	〇	六	
函	一	〇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96
冊數	4 ( 2 )
函號	298 16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近思錄集解卷之三

新安朱熹原編

葉采集解

致知 凡七十八條

此卷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二段總論致知之法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二十三段至三十三段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段以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為序始於大學使知為學之規模次序

淺草文庫



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於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繼之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橫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周官之義因以具焉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道者事物當然

之理通曉達也知言者天下之言無不究明其理而識其是非之所以然心不通乎道而較古

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

也文集下同說見論語○時中謂有時而中之也億以意揣度也揣度而中則非明理之至矣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願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伊川先生荅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本註云。夫明所照者。如目

所觀。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髮鬚爾。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

理。他日自當條暢。苦思強索。則易至於鑿。而不足以達於理。涵泳深厚。則明睿自生。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量有得。中心悅

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

未得也。強揣度耳。學固原於思。然所貴從容饜飮。而自得。不可勞心極慮。而強通。嘗有

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

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

致心疾者。遺書下同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

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講學則理明。而怪妖

不足以惑之矣。

學原於思。學以明理為先。善思。則明睿生。而物理可格。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

似。其意味氣象迥別。學者於仁。或日或月而至焉。方其至之時。其視夫三月不違者。所造所見

亦無以異。但其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迥然不同。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



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潛玩聖賢氣象庶養之厚而得之深若徒考論文義則未矣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忠信進德力行也謂

行可以強而進知不可以強而至矣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

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

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學者當以致知

為先苟明有所不至徒規規然學堯之行事其可得乎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

非固有之也固守者勉強而堅執固有者從容而自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

躡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忠信即誠意之事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有未至

而勉強以為忠信其能久乎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

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

着便道難也見理明則真知而實信之自然樂於循理蓋人性本善順理而行宜無待於勉強惟於理有未

知或知有未盡臨事布置故覺其難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

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真知者知之至也真知其是則

順而行之其能過矣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

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實而聖經之旨要必玩味

積久乃能真知而亦不徒在於解釋文義而已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三者窮理之目。當隨寓而究。然讀書講明義理。尤為要切。而觀人處事之準。則要亦於書而得之。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朱子曰。程子說格物曰。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向俱到。不可移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具是物。而不能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之理

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

積累多。後自然見去。朱子曰。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唯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為妙。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說見尚書。○睿。通微也。人心虛靈。本然明德。致思窮

理。久自通微。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

亦不通也。致知之道。弗明弗措。然人心亦有偏暗處。當且置之。庶不滯於一隅。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



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真知事理之當然則自有不容已者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

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天

無二理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因見物而反求諸身則是以物我為二致又問致知先求之四

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

有理須是察四端說見孟子理散於萬物而實會於吾心皆所當察也又曰自一身

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曾次自然豁然

有覺處按上段曰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

再三言之惟欲學者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其當然之則一旦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斯道之大原全

吾心之本體物既格而知且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後曾子一唯之時乎或者厭乎觀理之煩而遽希一貫之妙或專滯於文義之末而終昧上達之旨皆不足有見於是道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

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致思則能通乎

理故明睿生充其睿則可以入聖域故睿作聖然致思之始疑慮方生所以溷濁致思之久疑慮既消自然明快此由思而生

也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思慮泛遠而不循序漸進則勞心而無得即吾所知

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是謂近思○朱子曰若是真箇劈初頭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相

次亦不難又曰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已



學者先要會疑。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

顧語未必信耳。物異為怪。神妖為姦。見理未明。自不能無疑。雖得於人言。亦未必信。孟子

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

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

待語而後知。天者。物理之所自出。知天。則通乎幽明之故。察乎事物之原。而妖異之所由興。皆可識矣。諸

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進退不已。則

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暮年。吾道勝矣。學者

知有未至。且堅守正論。不為邪妄所奪。又能進於學而不已。則怪異不必攻。辨將自識破。若欲委之無窮。

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

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文集下同。○不能堅守正論。內懷疑端。外為邪

蔽。久則所惑愈深矣。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

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

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性者。人心稟賦之理。

天道者。造化流行之妙。以仁為己任。蓋期於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然則後之學者。高談性命。而實不領會者。可以自省矣。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一作玩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

可得也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

人處猶是心麤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者是其察理猶或有一毫之未精故所存猶或有二毫之間斷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

難然後其心亨通下上坎為習坎卦當重險而象辭曰維心亨人之博學窮理始多齟齬積習既久自然心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有所疑而滯於舊見則偏執固吝

新意何從而生舊疑何自而釋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

之矣疑義有所通隨即劄記則已得者可以不忘未得者可以有進不記則思不起猶山徑之蹊間不用則茅塞之矣

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

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按此段及焯到問為學之方一段泉州本皆繫卷末而舊本則此段在第二十一尹問一段在三十三今考此卷編輯之意則二段乃總論致知不當在卷末無疑也但舊本此段不全載心中有所開以下云云恐是後來欲添足此數語傳者誤成重出耳又詳此段已是專論讀書之法不當在廿一疑當時欲移在尹問之後故并錄之耳今不敢輕改姑從舊本而添入心中有所開數語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

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橫渠孟子說思之其說



似窮然後更加審思明辨之功則其窮者通而所得者深也若告子不得於言不復求之於心固執偏見而不求至當此孟子所深病也○此以上總論致知之方以下乃專論求之於書者詳見卷首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

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遺書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

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識路徑則知趨向立門庭

則有規模得於師友者如此然後歸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

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

之謂也理本平直苟以崎嶇委曲之意求之乃失之鑿詩見小雅大東篇或曰聖人之言

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

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聖人之道遠近精麤無所

不備故聖人之言道亦無所不至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是其近者如一貫之旨性天之言是其遠者固無非道也又豈容盡

求其深遠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

如地願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其遠者雖子貢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鄙夫可得而竭也○或曰聖人之言包蓄無所不盡語近而不遺乎遠語遠而不遺

乎近故曰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非但高遠而已愚按此段本欲

人平心以觀書不可妄生穿鑿又謂聖人之言自有遠處自有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  
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  
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  
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  
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  
此之學。徒費心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  
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  
同。充實之美在已。詩之稱美在人。如此之類。豈可泥為一義。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  
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陳忠肅公

子曰者。文中子答或人之問。謂乾乾不息。此語最為盡易之道。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

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  
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

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學經者要當周

遍精密。各窮其旨歸。而後能通經。苟但借其一語。謂足以盡一經之旨。豈治經之道。蓋好高求約之病。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  
是自見得。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



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

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朱子曰固是無窮須見所以無窮始得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

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

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

方始是讀詩說見論語○朱子曰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

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專對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

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

方是有驗同上○朱子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

見一步不可行也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

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

曾讀也讀書之法但反諸己驗其實得致其有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

作為乃有益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

以勝殘去殺矣觀聖賢治效遲速淺深之殊要必究其規模之略施為之方乃於已有益此致知之法也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緊要謂綱領也



焯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

耳此言徒貪多而不知其要則是蓄書之肆而已

願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

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

行之自有所得

又言徒貪多而無玩習之功則所學者非我有也玩味而不忘而又力行其所知則

所得為實得○以上總論讀書之法以下乃分論讀書之法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

遺書下同○朱子曰

大學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

學者先須讀語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

他經甚省力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

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語孟之書尤切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常得其要領則易於

推明他經而可以權度事物矣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

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

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甚生猶非常也

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

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



也。終身儘多謂一生受用不盡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者。全無事者全無所得。朱子曰。有得一。二句喜者。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

從此著實理會去。將久自解。倏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

可不治而明矣。不治而明。言易明也。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

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

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未至。以所行言。未得。以所知言。句句

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

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句句而求。則察之密。晝味夜思。則思之熟。然平心易氣。而

不失於鑿。有疑則闕。而不強其通。如是則聖人之意可得而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語孟極聖賢之

淵源。為斯道之統會。體用兼明。精蘊畢備。讀之而不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已。雖博而何益。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

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

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外書下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淡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

寂去

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便通貫

淡洽

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歌動之有

吾與點也之氣象

詩大抵出於人情之真感化之自然者學者於詩吟哦諷詠其性情涵養條暢

於道德自然有感動興起之意此即曾點浴沂詠歸之氣象

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

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

遺書詩人之詞寬平忠厚故有興起人汪洋浩大之意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

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

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

也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立說只平讀著意自足又

云伯淳常談詩竝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

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

親炙之也外書下同○點掇猶沾綴拈掇也意如上章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

一格價

觀詩則使人興起感發便自然有進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詳見孟子○詩大雅文王篇曰。有周不顯。言周家豈不顯乎。蓋言其顯也。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遺書下同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麤。一哀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中庸子思所述而傳之。孟子者也。其言天命之性。則推之於脩

道之教言中和則極之於天地位。萬物育言政而本之於達德。達道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小大並舉。費隱兼該。蓋是道之大體用相涵。本末一貫。元不相雜。說本而遺其末。則亦陷於空虛。而未達天下之大本矣。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陰陽變易而生萬化。聖人象之而畫卦爻。使人體卦爻之變也。易而隨時以從道也。○或問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朱子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

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故所以然也。開物者。使其知之。明成務者。使其行之就也。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



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沿流而求源謂

因言以求其意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

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

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尚尊尚之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少之變象

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是也占者吉凶悔吝厲元咎之類是也辭者言之則也故以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也故以動

者尚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尚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尚其占然辭變象占雖各有尚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易之大用

皆具於辭故變推辭而可知象與占皆不外乎辭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

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玩厭習也不止於觀

而辭之理則無窮故必玩習其辭爻之變可觀而占之義則無窮故必玩習其占平居而觀象玩辭則各盡乎卦之理臨事而

觀變玩占則各盡乎爻之用然象與變占皆具於辭故必由辭以通其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

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

辭無所不備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象中

有理是無間也又曰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曰眾理會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

通處乃可行耳典禮者典常之禮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

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

近思錄卷三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焉文集下同○道無遠近之間然觀書者必由粗以達於精即顯以推其微本民彝日用之常而極於窮神知化之妙不可忽乎近而徒務乎高遠也

伊川先生答張閔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

衰尚觀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

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

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本註云理無形也故因象

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張閔中見程氏門人錄易有太極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作易之本也易之理寓於象象必有數知其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此學易之要也

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

尚非儒者之所務也

理者象數之本也不務求其本而徒欲窮其末如京房郭璞之流是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易傳下同○夬卦九二象傳方猶術也時有盛衰勢有強

弱學易者當隨其時勢惟變所適惟道之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

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乾下艮上為大

畜初與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以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又不能進也四與五雖陰柔而能止乎健者以畜之時在於止四五位據乎上勢又足以為止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

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



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

震卦六五傳二者內卦之中五者外卦之中皆中也。三為內卦之上四為外卦之下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為當位。反此者為不當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坤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泰九二非正也。而曰得尚于中行蓋以中為美也。蠱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既濟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三年之應四則有終日之戒蓋以不中為歉也。正者天下之定理中者時措之宜也。正者有時而失其中中則隨時而得其正者也。故中之義重於正。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

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遺書下同○胡

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五為君位四近君亦可以為儲貳然易本無拘惟其所遇皆可用占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眾人自有眾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反覆如復姤之類往來如賁无妄之類上下如咸恆

之類皆陰陽變易之道而易之所以為易也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外書

下同○易無不該無不合者理之根極本一貫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學者當體此意使於卦象辭義皆的然見其不可易而後為得也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

了問是揀難底問游氏或未之深思特以此語艱深而率爾請問故伊川不答而直攻其心欲使

反已而致思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

體究義理無窮聖賢之心亦無窮學者不可以不自勉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

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

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為之

制節而後爭奪息導之播植佃漁而後生養遂示之五品教之孝弟忠信而後倫理明三者具矣故建極秉彝而人道立五氣

順布而天道成山川奠位而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

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以大聖人之資



豈不能一旦而盡興天下之利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者蓋聖人之所為惟其時而已

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

天運周矣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鄭氏曰三重謂三王之禮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周正建子為天

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夏正建寅為人統而天運周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而人道備矣聖王既不復作

有天下者雖欲做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

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

復知先王之道也三代而下王者之迹熄時君雖欲做而為之亦皆無所考證不過用其私意妄為而已子丑寅建正蓋本三才以更始秦至以亥月為歲首自謂水德欲以勝周忠質文更尚皆本仁義以致用漢專以智力把持天下故謂漢家自有制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

度蓋極言世變之不復近古

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

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

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者也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寓經世之大法所以上承將墜之緒下開無窮之治也故考諸前聖而無差謬參諸

天地而無違悖驗諸鬼神之幽而無所疑待乎百世之遠而無所惑蓋天地鬼神同此理前聖後聖同此心先儒

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

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

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聖人之辭本無待於贊助

然游夏擅文學之科而不能贊一辭者以見其微權奧旨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顏子克已復禮以至三月不違其於道也庶



幾矣故四代禮樂獨得與聞其說夏時謂夏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得乎人時之正始事之宜者也輅古之木車也設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蓋適於用而辨於等故不厭其質也冕祭冠也周禮有五冕其制始備蓋尊首飾而嚴祀事故不厭其華也韶舞舜樂蓋盡善盡美者也○或問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而已故伊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

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春秋大義在尊君而卑臣

貴仁義而賤功利正中國而外夷狄之類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也其難見者蓋在於微辭隱義各以其時措從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之公而無有作好作惡揆度也權衡者酌一時之輕重模範者立萬世之軌則○朱子曰春秋大義如成宋亂宋灾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之類却恐未必如此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政謂此也夫

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



其微也。聖人精義入神，泛應曲當，未可以一端窺測。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有餘，心悟自得，庶幾深

造微與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

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

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

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

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文集○通其文而後能明其義，得其意而後能法其用。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

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

行事，深切著明者也。道非無用，用無非道。然詩書即道而推於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固可以治病。春秋如因病用藥，是非得失，尤為深切著明者也。有

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

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

義須別。遺書下同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

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律令者，立法以應事，斷例者，因事以用法。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

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



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較判別也春秋

是非易決又考其事迹而非非易明故於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

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

秋更讀一經如下文所論中庸春秋雖於窮理為要然又須春

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

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

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

出則於此為中春秋之權衡即中庸之時中也若於禹顏

勞在陋巷之時不安乎簞瓢之樂皆失平時中矣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

為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

人自看如何義者所以處時措之宜所謂權也義

春秋傳為按經為斷本註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

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

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

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觀高祖寬大長者能用三

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偽游雲夢則

知諸侯王次第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

如此之類皆致知之方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

退便是格物機謂治忽動於幾微者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

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外書○范祖禹字淳夫按外書又云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

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

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如是

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易說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

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的

大必不能得也周建六官而天官冢宰統理邦國內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總若非心量廣大何以包

舉四海綜理百職今無此心量但欲每事委曲窮究必不能周悉通貫之矣釋氏錙銖天地可

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



必亂矣釋氏論性極廣大然不可以理事其體用不相涉也如此又曰太宰之職難

看蓋無許大心曾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

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

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語錄下同

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

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嶮求之今以艱嶮求詩則

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人情不相遠以已之意迎彼之志是為得之詩

以感遇而發於人情之自然本為平易今以艱嶮之心求詩則已失吾心之自然矣而何以見詩人之心詩人之

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

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

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

其志詩人之情性溫厚而無刻薄平易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若以崎嶇狹隘之心安能見詩人寬平廣大之意

尚書難看蓋難得曾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

難也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義和

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曾如何看得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

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

書則終看義理不見讀書不多則見義不精然讀書者又所以維持此心使無放逸也故讀書



則心存心  
存則理得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

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朱子曰書須成誦  
少間不知不覺自

然觸發曉得蓋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得而後  
已今人所以記不得思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不精不熟之故

也又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  
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

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

有疑方是進矣每見是書而每加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固  
足以釋疑而學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

思則能得於無疑而  
有疑則察理密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

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

明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

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

其說多鑿孟子論春秋皆發明聖人之大旨舉春秋之綱領  
後人未及於理明義精而揣摩臆決故其說多鑿

近思錄集解卷之三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近思錄集解卷之四

新安 朱熹 原編

建安 葉采 集解

存養 凡七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



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一者純一而不雜也湛然無欲心乃純一靜而所存者一人欲消盡故虛虛則生明而能通天下之理動而所存者一天理流行故直直則大公而能周天下之務動靜惟一明通公溥庶幾作聖之功用○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為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

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朱子曰一陽初復陽氣甚微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

微陽如人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愚謂天人之氣流通無間至日閉關財成輔相之道於是見矣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

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頤卦傳威儀見於容貌行義著於事業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

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頤卦象傳言語不謹則敗德飲食無度則

身病

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

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震卦象傳七以載鼎實鬯

震矣而奉祀者不失其七鬯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為驚也是知君子當大患難大恐懼處之安而不自失者惟存誠篤至中有所主則威震不足以動之矣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



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良其背。所見者在  
 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  
 以亂其心而止乃安。艮卦象傳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然非  
 屏視聽也蓋不牽於欲則無私邪之  
見耳。○朱子曰即非  
 禮勿視聽言動之意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  
 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朱子曰外既無  
 非禮之視聽言  
動則內自不見  
 有私已之欲矣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  
 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不交於物非絕  
 物也亦謂中有  
所主不誘於外物之交也。○朱子曰奸聲亂色不畱聰明  
 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是也外物  
 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

咎也

內慾不萌不獲其身也外物不接不見其人也人已  
 兩忘內外各定是動靜之間各得其所止何咎之有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遺書下同○徒  
 事問辨而不加

存養口耳  
 之學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

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聖賢垂訓  
 多端求其

旨歸則不過欲存此心而已心不外馳則學問日進於高明矣  
 ○朱子曰孟子求放心乃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  
 其旨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李籲問

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  
 存養得熟明道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



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李籲字端伯程子門人也義理養心本兼動靜但此答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故曰但存涵養意久則自熟敬則心存於中無所越逸即涵養之意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明道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

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誠存則邪自閑矣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

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

臨大事乎

邢恕字和叔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

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體猶體幹全體

謂全主宰以為應酬之本心存而理得雖有不中於理亦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

無二語

說見論語○恭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之時齋莊嚴肅儼然於容貌而已及夫執事而敬主於事與人



而忠推於人。自始學以至成德皆不外此。但有勉強與安行之異耳。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

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

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養心莫善於持敬。然不可執持太迫。反成私意。於道却有礙。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

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詩魯頌曰。思無邪。曲禮曰。毋不敬。心

存乎中。而邪念不作。則見之所行。自無差失。○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持敬而無自得之意。

又為之不安者。但存心未熟之故。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

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

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

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作意太過。勉強以為恭。而不知禮本自然。是以勞而不安也。私為恭者。作

意以為恭。而非其公行者也。非體之禮。謂非升降揖遜之儀。鋪筵設几之文。蓋自然安順之理。今容貌必端。

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

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私意謂矯飾作為之

意。循理則順乎自然。盡乎當然。何不安之有。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

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



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有志問學而作

意太迫則有助長欲速之患○朱子曰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說見孟子如此者只是

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

其原也孤謂寡特而無輔也涵養未充義理單薄故無自得之意及德盛而不孤則會中無滯礙左右逢其原沛

然有餘裕又何不安樂之有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

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此言靜而主敬事物未交心主乎敬不偏不倚即所

謂未發之中敬非中敬所以養其中也

伊川先生曰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

也司馬承禎字子微唐天寶中隱居于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淨無為坐忘遺照之道按程子又曰有忘之心乃是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

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

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著意把捉則心已為

之動故愈差

明道先生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

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個主怎生柰

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



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個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個中字此又為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張

字天祺欲強絕思慮然心無安頓處司馬溫公欲寓此心於中字亦未免有所繫著○朱子曰譬如人家不自作主却請別人來作有人曾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問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此言應事處有善惡交戰之患亦是心無所主故也苟能持守其志不為氣所勝則所主者定何有紛紜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篤於持敬無往非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

固聖人無心記事故其心虛明自然常記今人著心強記故其心紛擾愈不能記然記事不能與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所養不厚則明德日昏故已往者不能記方來者不能察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或問凡事須思而後通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

者。非敬則心昏雜。理有不能察。而知有不能致。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

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

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事至當應。初何為累。顧心無所主。不能定應。反累事

耳

人只有一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之所以靈於

萬物者。特以全其天理而已。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

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

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止者。事物

當然之則。如大學為人君止於仁之類。人之應事。能止所當止。則亦無思慮紛擾之患矣。舜誅四凶。惡在四凶。自應竄逐。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

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以上並伊川語。○應事而不止其所當止。是以一己之私智攬他事。而不能物

各付物者也。所謂物各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物往而化。不滯其迹。是則役物而不為物所役。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誠實

艱至。則人無不感。遇事有一毫厭倦之意。則是不誠。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明道先生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近思錄卷四



曾中躁擾  
詎識此意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

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

獨便是守之之法胖安舒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無非敬謹之意然玩其氣象則必心無隱慝而廣大寬平體無怠肆而安和舒泰充

其至則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者也學者守之則唯在謹獨蓋隱

微之中常存敬謹之意則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

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

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

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自其敬以脩己克而廣之則政理

清明而百姓安風化廣被而天下平蓋惟上下孚感一於恭敬

舉無乖爭凌犯之風和氣薰蒸自然陰陽順軌萬物遂宜禮運

曰鳳凰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所謂四靈畢至也又曰體

信以達順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

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

帝敬則心專靜而不昏故明睿生推此敬可以事天饗帝天以

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如郊

祀之類○朱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非程子實因持敬而見其效何以語及此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所養厚則行有餘力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者室之西北隅謂隱暗

則心安體舒此謹獨之效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心常存則常活蓋隨

事應酬心常在我無將無迎故常活而無滯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

敬則無間斷朱子曰天地亦是有個主宰方始恁地變易無窮就人心言之惟敬然後流行不息敬纔間斷

便是不誠無物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羣邪自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敬立則內直義形則外方由內達外生理條直而無私欲

邪枉之累則心德全矣

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

勿正則直也

文曰敬以直內而不曰以敬直內蓋有意欲以之而直內則此心已有所偏倚而非直矣必

有事焉而勿正者敬所當為而無期必計效之意也

涵養吾心心存則不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

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

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朱子曰聖人見川流之不息歎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於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矣又曰有天德則純是天理無私意間斷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以為不已少有不謹則人欲乘



之便間斷也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蒙卦六三爻辭己未能自立則中心一無所主雖為善事猶為逐物而動若能自立則應酬在我物皆聽命何撓之有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

下公病學者只要立個心此上頭儘有商量朱子曰學者不

先立箇心恰似作室無基址今求此心正為要立基址得此心有箇存主處為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個誠將來存著今

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個善來存著如

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閑邪之意即是誠也

苟役心於邪妄而暫欲存其誠則亦無可存之理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

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

慮則自然生敬孟子言性善如孩提之愛親敬兄如見赤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如四端之發

無非自然由中而出蓋實心非外鑠操之則存矣所謂閑邪者亦不過外肅其容貌內齊其思慮則敬自然生邪自然息敬

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

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

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



直內是本

本注尹彥明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敬者心主乎一無放逸也靜而主乎一則寂然不動不散之東西常在中也動而主乎一則知止有定不滯乎彼此常在內也常存此心則天理自明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

閑其邪思則心固一矣然

心既主一則自無私邪之念不必閑也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

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

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外整齊而

內嚴肅則心自一理自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

之道敬以直內也人心無常亦惟操之則存學者實用力而有見於斯則真得所以存心之要而

不患於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矣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朱子曰周子說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

自作主宰程子又恐人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說個敬云敬則自虛靜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

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

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

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絕聖



者。黜其聰明。棄智者。屏其智慮。老氏之絕聖棄智。釋氏之坐禪入定。皆絕天理。害人心之教也。若欲免此。惟

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

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免此謂有思慮而無紛亂。林用中主一銘

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闕其室。或問程子言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何也。朱子曰。此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

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

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

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

主敬則自不為事物紛擾。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

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

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主一

無適者。心常主乎我。而無他適也。蓋若動若靜。此心常存。一而

不二。所謂敬也。不欺不慢。不愧屋漏。皆戒懼謹獨之意。此意常

存。所主自一。○朱子曰。程子有功於後學。最是拈出敬字有力。

敬則此心不放。事事從此做去。又曰。無適者。只是持守得定。不

馳騖。走作之意耳。無適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敬存於中。嚴威儼恪。著於

外者。然未有外貌弛慢。而中能敬者。

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

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默然無言。



有所存也靜而有存故善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者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惰之所形見學者始須莊敬持守積久自然安舒矣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敬存於執事莊示於等威嚴施於法制皆發於心而見於事者發之而當則無害也

苟發不以時或雜然而發或過而無節其事雖正亦是邪念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

思即是已發本註云思與喜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

之中也蘇昞字季明張程門人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方其未發此心湛然無所偏倚故

謂之中一念纔生便屬已發之和矣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呂學士與叔也四者於未發之前可以涵養是中若有意求之則不得謂之未發又問學者於喜



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  
 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  
 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未發之前不容著力  
 用功但有操存涵養而已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  
 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雖是耳  
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個主宰操持底在這裏始得不然向空寂了賢且說靜時如何曰  
 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曰  
 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  
 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

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復者動之端也故天地之心於此可見或  
 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  
 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  
 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  
 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  
 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此段問答皆論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條問者乃轉  
就動處言也止其所者動中其則而不遷也若心有所重則因重而遷物各付物而我無預焉則止其所止而心不外馳矣  
 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



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

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曰。靜中有

物者。只是敬則常惺惺在這裏。又曰。靜中有物。只是知覺不昧。

或問伊川云。纔有知覺便是動。曰。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

動。今未曾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或曰。敬何以用功。曰。

莫若主一。季明曰。晒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

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

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

一。心不專一。則言動皆無實。故曰不誠之本。猶學奕者。一心以

為鴻鵠將至。則非誠於學奕也。思慮者。動於心。應事者。見於

言行。皆不可不主於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

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

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

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

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

捨此皆是妄動。吉凶云為之兆。見於夢者。則此心之神。應

感之理。却不為害。苟無故而夢。皆心妄動。

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

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人心操之。則在我。放而不知求。則任其所

之。以心使心。非二心也。體用而言之耳。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持其志者有所守於中無暴其氣者無所

縱於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

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

力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中有所養而後發於外者不悖至若謹言語此亦學者所可用力但不可專於言語上用功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

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

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夫子

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深張南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川說

出來純是天理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仁者心存乎中純乎天理者也把捉不定則

此心外馳理不勝欲皆是不仁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

外無物慾之撓則心境清內有涵養之素則明睿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心專而靜則言不妄

發發必審確而和緩浮躁者反是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

須教由自家只有此心操之在我不可任其所之也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心以靜而定，理以靜而明。朱子曰：靜坐則收捨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仁猶人之安宅也。居之三月而不違者，是在內而為主也。其違也暫而已。日月至焉者，是在外而為賓也。其至也暫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以上大而化之之事，非可以勉強而至矣。故曰非在我者。○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為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為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愚按前

說則是己不違乎仁，後說是仁不違乎己，雖似不同，其實則一也。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心者耳目四肢之主。天君澄肅，則視明聽聰，四體自然從令。若存心於道者未熟，則客慮足以勝其本心。習俗足以奪其誠意。○朱子曰：橫渠大段用功夫來，說得更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語錄下同○剛則守之固行之決，故足以進於道柔



懦委靡必不能立矣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

之一端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戲

則皆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

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視心如嚴師則知所敬畏

而邪僻之念不作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

抵以艮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



心多則無由光明易說下同○此心靜定而明生焉水之止者可鑒而流水不可鑒亦是理也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

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

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己事而所脩亦廢

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

艮卦象辭動靜各有其時然學者多失於不當動而動因循廢學終何光明之有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

閔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

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



礙也言動輕妄而不敦篤則此心外馳非仁也。有所繫閱昏塞而不虛靜則此心罔覺非仁也。然必存心之久實體於已然後能深知其味。

其味  
近思錄集解卷之四  
今人論學之人不且遊身五  
德而不大其相其意矣。即學而不知其德則其  
心必亂無由於仁。此其所以為學而不知其德也。  
由聖學之真其效效以至於此。而此其所以為學而不知其德也。  
以莫能德其心。此其所以為學而不知其德也。此其所以為學而不知其德也。

官版見本



